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五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

公子初年柳陌游，玉堂一見便纏繆；黃金數萬皆消費，紅粉雙眸枉淚流。
財貨拐，僕駒休，犯法洪同獄內囚；
按臨驄馬冤愆脫，百歲姻緣到白頭。

話說正德年間，南京金陵城有一人，姓王名瓊，別號思竹，中乙丑科進士，累官至禮部尚書。因劉瑾擅權，劾了一本，聖旨發回原籍。不敢稽留，收拾轎馬和家眷起身。王爺暗想有幾兩俸銀，都借在他人名下，一時取討不及。況長子南京中書，次子時當大比，躊躇半晌，乃呼公子三官前來。那三官雙名景隆，字順卿，年方一十七歲。生得眉目清新，丰姿俊雅，讀書一目十行，舉筆即便成文，原是個風流才子。王爺愛惜勝如心頭之氣，掌上之珍。當下王爺喚之吩咐道：「我留你在此讀書，叫王定討帳，銀子完日，作速回家，免父母牽掛。我把這裡帳目，都留與你。」叫王定過來：「我留你與三叔在此讀書討帳，不許你引誘他胡行亂為。吾若知道，罪責非小。」王定叩頭說：「小人不敢。」次日收拾起程，王定與公子送別，轉到北京，另尋寓所安下。公子謹依父命，在寓讀書。王定討帳。不覺三月有餘，三萬銀帳，都收完了。公子把底帳扣算，分釐不欠。吩咐王定，選日起身。公子說：「王定，我們事體俱已完了，我與你到大街上各巷口閒耍片時，來日起身。」王定遂即鎖了房門，吩咐主人家用心看著牲口。

房主說：「放心，小人知道。」二人離了寓所，至大街觀看皇都景致。但見：

人煙湊集，車馬喧闐。人煙湊集，合四山五嶽之音；車馬喧闐，盡六部九卿之輩。做買做賣，總四方土產奇珍；閒蕩閒游，靠萬歲太平洪福。處處衚衕鋪錦繡，家家杯斝醉笙歌。

公子喜之不盡。忽然又見五七個宦家子弟，各拿琵琶弦子，歡樂飲酒。公子道：「王定，好熱鬧去處！」王定說：「三叔，這等熱鬧，你還沒到那熱鬧處去哩！」二人前至東華門，公子睜眼觀看，好錦繡景致。只見門彩金鳳，柱盤金龍。王定道：「三叔，好麼？」公子說：「真個好所在！」又走在前面去，問王定：「這是那裡？」王定說：「這是紫金城。」公子往裡一視，只見城內瑞氣騰騰，紅光閃閃。看了一會兒，果然富貴無過於帝王，歎息不已。離了東華門往前，又走多時，到一個所在，見門前站著幾個女子，衣服整齊。公子便問：「王定，此是何處？」王定道：「此是酒店。」乃與王定進到酒樓上。

公子坐下，看那樓上有五七席飲酒的，內中一席有兩個女子，坐著同飲。公子看那女子，人物清楚，比門前站的，更勝幾分。公子正看中間，酒保將酒來，公子便問：「此女是那裡的？」酒保說：「這是一秤金家丫頭翠香、翠紅。」三官道：「生得清氣。」酒保說：「這等就說標緻；他家裡還有一粉頭，排行三姐，號玉堂春，有十二分顏色。鴛兒索價太高，還未梳籠。」公子聽說留心。叫王定還了酒錢，下樓去，說：「王定，我與你春院衚衕走走。」王定道：「三叔不可去，老爺知道怎了！」公子說：「不妨，看一看就回。」乃走至本司院門首，果然是：

花街柳巷，繡閣朱樓。家家品竹彈絲，處處調脂弄粉。黃金買笑，無非公子王孫；紅袖邀歡，都是嬌姿麗色。正疑香霧彌天靄，忽聽歌聲別院嬌。總然道學也迷魂，任是真僧須破戒。

公子看得眼花撩亂，心內躊躇，不知那是一秤金的門。正思中間，有個賣瓜子的小伙叫做金哥走來，公子便問：「那是一秤金的門？」金哥說：「大叔莫不是要娶？我引你去。」王定便道：「我家相公不嫖，莫錯認了。」公子說：「但求一見。」那金哥就報與老鴇知道。老鴇慌忙出來迎接，請進待茶。王定見老鴇留茶，心下慌張，說：「三叔可回去吧！」老鴇聽說，問道：「這位何人？」公子說：「是小價。」鴇子道：「大哥，你也進來吃茶去，怎麼這等小器？」公子道：「休要聽他。」跟著老鴇往裡就走。王定道：「三叔不要進去，俺老爺知道，可不干我事。」在後邊自言自語。公子那裡聽他，竟到了裡面坐下。

老鴇叫丫頭看茶。茶罷，老鴇便問：「客官貴姓？」公子道：「學生姓王，家父是禮部正堂。」老鴇聽說拜道：「不知貴公子，失瞻休罪。」公子道：「不礙，休要計較。久聞今愛玉堂春大名，特來相訪。」老鴇道：「昨有一位客官，要梳籠小女，送一百兩財禮，不曾許他。」公子道：「一百兩財禮小哉！學生不敢誇大話，除了當今皇上，往下也數家父。就是家祖，也做過侍郎。」老鴇聽說，心中暗喜，便叫翠紅請三姐出來見尊客。翠紅去不多時，回話道：「三姐身子不健，辭了吧！」老鴇起身帶笑說：「小女從幼養嬌了，直待老婢自去喚他。」王定在旁喉急，又說：「他不出來就罷了，莫又去喚。」老鴇不聽其言，走進房中，叫：「三姐，我的兒，你時運到了，今有王尚書的公子，特慕你而來。」玉堂春低頭不語。懂得那鴇兒便叫：「我兒，王公子好個標緻人物，年紀不上十六七歲，囊中廣有金銀。你若打得上這個主兒，不但名聲好聽，也夠你一世受用。」玉姐聽說，即時打扮，來見公子。臨行，老鴇又說：「我兒，用心奉承，不要怠慢他。」玉姐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公子看玉堂春果然生得好：

鬢挽烏雲，眉彎新月。肌凝瑞雪，臉襯朝霞。袖中玉筍尖尖，裙下金蓮窄窄。雅淡梳妝偏有韻，不施脂粉自多姿。便數盡滿院名姝，總輸他十分春色。

玉姐偷看公子，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紅，身段風流，衣裳清楚，心中也是暗喜。當下玉姐拜了公子。老鴇就說：「此非貴客坐處，請到書房小敘。」公子相讓，進入書房，果然收拾得精緻，明窗淨几，古畫古爐。公子卻無心細看，一心只對著玉姐。鴇兒幫襯，教女兒捶著公子肩下坐了，吩咐丫鬟擺酒。王定聽見擺酒，一發著忙，連聲催促三叔回去。老鴇丟個眼色與丫頭：「請這大哥到房裡吃酒。」翠香、翠紅道：「姐夫請進房裡，我和你吃盅喜酒。」王定本不肯去，被翠紅二人，拖拖拽拽進去坐了。甜言美語，勸了幾杯酒。初時還是勉強，以後吃得熱鬧，連王定也忘懷了，索性放落了心，且愉快樂。

正飲酒中間，聽得傳語公子叫王定。王定忙到書房，只見杯盤羅列，本司自有答應樂人，奏動樂器。公子開懷樂飲。

王定走近身邊，公子附耳低言：「你到下處取二百兩銀子，四匹尺頭，再帶散碎銀二十兩，到這裡來。」王定道：「三叔要這許多銀子何用？」公子道：「不要你閒管。」王定沒奈何，只得到下處，開了皮箱，取出五十兩元寶四個，並尺頭、碎銀，再到本司院，說：「三叔有了。」公子看也不看，都教送與鴇兒，說：「銀兩、尺頭，權為今愛初會之禮；這二十兩碎銀，把做賞人雜用。」王定只道公子要討那三姐回去，用許多銀子。

聽說只當初會之禮，嚇得舌頭吐出三寸。卻說鴇兒一見許多東西，就叫丫頭轉過一張空桌。王定將銀子、尺頭放在桌上，鴇兒假意謙讓一回，叫玉姐：「我兒，拜謝了公子。」又說：「今日是王公子，明日就是王姐夫了。」叫丫頭收了禮物進去。

「小女房中還備得小酌，請公子開懷暢飲。」公子與玉姐肉手相攬，同至香房，只見圍屏小桌，果品珍饈，俱已擺設完備。

公子上坐，鴇兒自彈弦子，玉堂春清唱侑酒，弄得三官骨鬆筋癢，神蕩魂迷。王定見天色晚了，不見三官動身，連催了幾次。丫頭受鴇兒之命，不與他傳，王定又不得進房，等了一個黃昏，翠紅要留他宿歇，王定不肯，自回下處去了。公子直飲到二鼓方散。玉堂春慙慙伏侍公子上牀，解衣就寢，不在話下。

天明，鴇兒叫廚下擺酒煮湯，自進香房，叫一聲：「王姐夫，可喜可喜。」丫頭、小廝都來磕頭。公子吩咐王定每人賞銀一兩。翠香、翠紅各賞衣服一套，折銀三兩。王定早晨本要來接公子回寓，見他撒漫使錢，有不然之色。公子暗想：「在這奴才手裡討針線，好不爽利，索性將皮箱搬到院裡，自家便當。」鴇兒見皮箱來了，愈加奉承。真個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不覺住了一個多月。老鴇要生心科派，設一大席酒，搬戲演樂，專請三官、玉姐二人赴席。鴇子舉杯敬公子說：「王姐夫，我女兒與你成了夫婦，地久天長，凡家中事務，望乞扶持。」那三官心裡只怕鴇子心裡不自在，看那銀子猶如糞土，憑老鴇說謊，欠下許多債負，都替他還。又打若干首飾酒器，做若干衣服，又許他改造房子。又造百花樓一座，與玉堂春做臥房。隨其科派，件件許了。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急得家人王定手足無措，三回五次，催他回去。三官初時含糊答應，以後逼急了，反將王定痛罵。王定沒奈何，只得倒求玉姐勸他。玉姐素知虔婆利害，也來苦勸公子，道：「『人無千日好，花有幾日紅？』你一日無錢，他翻了臉來，就不認得你。」三官此時手內還有錢鈔，那裡信他這話。王定暗想：「心愛的人還不聽他，我勸他則甚？」又想：「老爺若知此事，如何了得！不如回家報與老爺知道，憑他怎麼裁處，與我無干。」王定乃對三官說：「我在北京無用，先回去吧！」三官正厭王定多管，巴不得他開身，說：「王定，你去時，我與你十兩盤費，你到家中稟老爺，只說帳未完，三叔先使我來問安。」玉姐也送五兩，鴛子也送五兩。王定拜別三官而去。

正是：

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

且說三官被酒色迷住，不想回家。光陰似箭，不覺一年。

亡八、淫婦，終日科派。莫說上頭，做生，討粉頭，買丫鬟，連亡八的壽墳都打得到。三官手內財空。亡八一見無錢，凡事疏淡，不照常答應奉承。又住了半月，一家大小作鬧起來。

老鴛對玉姐說：「『有錢便是本司院，無錢便是養濟院』。王公子沒錢了，還留在此做甚！那曾見本司院舉了節婦，你卻呆守那窮鬼做甚！」玉姐聽說，只當耳邊之風。一日三官下樓往外去了，丫頭來報與鴛子。鴛子叫玉堂春下來：「我問你，幾時打發王三起身？」玉姐見話不投機，復身向樓上便走。鴛子隨即跟上樓來，說：「奴才，不理我麼？」玉姐說：「你們這等沒天理，王公子三萬兩銀子，俱送在我家。若不是他時，我家東也欠債，西也欠債，焉有今日這等足用？」鴛子怒髮，一頭撞去，高叫：「三兒打娘哩！」亡八聽見，不分是非，便拿了皮鞭，趕上樓來，將玉姐撞跌在樓上，舉鞭亂打。打得鬢偏發亂，血淚交流。

且說三官在午門外，與朋友相敘，忽然面熱肉顫，心下懷疑，即辭歸，逕走上百花樓。看見玉姐如此模樣，心如刀割，慌忙撫摩，問其緣故。玉姐睜開雙眼，看見三官，強把精神掙著，說：「俺的家務事，與你無干！」三官說：「冤家，你為我受打，還說無干？明日辭去，免得累你受苦！」

玉姐說：「哥哥，當初勸你回去，你卻不依我。如今孤身在此，盤纏又無，三千餘裡，怎生去得？我如何放得心？你若不能還鄉，流落在外，又不如忍氣且住幾日。」三官聽說，悶倒在地。玉姐近前抱住公子，說：「哥哥，你今後休要下樓去，看那亡八、淫婦怎麼樣行來？」三官說：「欲待回家，難見父母兄嫂；待不去，又受不得亡八冷言熱語。我又捨不得你；待住，那亡八、淫婦只管打你。」玉姐說：「哥哥，打不打你休管他，我與你是從小的兒婦夫妻，你豈可一旦別了我！」看看天色又晚，房中往常時丫頭秉燈上來，今日火也不與了。

玉姐見三官痛傷，用手扯到牀上睡了。一遞一聲長吁短氣。三官與玉姐說：「不如我去吧！再接有錢的客官，省你受氣。」玉姐說：「哥哥，那亡八、淫女，任你打我，你好歹休要起身。哥哥在時，奴命在，你真個要去，我只一死。」二人直哭到天明。起來，無人與他碗水。玉姐叫丫頭：「拿盅茶來與你姐夫吃。」鴛子聽見，高聲大罵：「大膽奴才，少打。叫小三自家來取。」那丫頭、小廝都不敢來。玉姐無奈，只得自己下樓，到廚下，盛碗飯，淚滴滴自拿上樓去。說：「哥哥，你吃飯來。」公子才要吃，又聽得下邊罵，待不吃，玉姐又勸。公子方才吃得一口，那淫女在樓下說：「小三，大膽奴才，那有『巧媳婦做出無米粥』？」三官分明聽得他話，只索隱忍。正是：

囊中有物精神旺，手內無錢面目慚。

卻說亡八惱恨玉姐，待要打他，倘或打傷了，難教他掙錢；待不打他，他又戀著王小三。十分逼的小三極了，他是個酒色迷了的人，一時他尋個自盡，倘或尚書老爺差人來接，那時把泥做也不幹。左思右算，無計可施。鴛子說：「我自有妙法，叫他離咱門去。明日是你妹子的生日，如此如此，喚做『倒房計』。」亡八說：「倒也好。」鴛子叫丫頭樓上問：「姐夫吃了飯還沒有？」鴛子上樓來說：「休怪！俺家務事，與姐夫不相干。」又照常擺上了酒。吃酒中間，老鴛忙陪笑道：

「三姐，明日是你姑娘生日，你可稟王姐夫，封上人情，送去與他。」玉姐當晚封下禮物。第二日清晨，老鴛說：「王姐夫早起來，趁涼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。」大小都離司院。將半里，老鴛故意吃了一驚，說：「王姐夫，我忘了鎖門，你回去把門鎖上。」公子不知鴛子用計，回來鎖門不提。

且說亡八從那小巷轉過來，叫：「三姐，頭上掉了簪子。」哄的玉姐回頭，那亡八把頭口打了兩鞭，順小巷流水出城去了。

三官回院，鎖了房門，忙往外趕著。不見玉姐，遇著一伙人，公子躬身便問：「列位曾見一起男女，往那裡去了？」那伙人不是好人，卻是短路的。見三官衣服齊整，心生一計，說：「才往蘆葦西邊去了。」三官說：「多謝列位。」公子往蘆葦裡就走。這人哄的三官往蘆葦裡去了，即忙走在前面等著。三官至近，跳起來喝一聲，卻去扯住三官，齊下手剝去衣服帽子，拿繩子捆在地上。三官手足難掙，昏昏沉沉，捱到天明，還只想玉堂春，說：「姐姐，你不知在何處去，那知我在此受苦！」

不說公子有難，且說亡八、淫婦拐著玉姐，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，野店安下。玉姐明知中了亡八之計，路上牽掛三官，淚不停滴。

再說三官在蘆葦裡，口口聲聲叫救命。許多鄉老近前看見，把公子解了繩子，就問：「你是那裡人？」三官害羞，不說是公子，也不說嫖玉堂春。渾身上下又無衣服，眼中掉淚說：「列位大叔，小人是河南人，來此小買賣，不幸遇著歹人，將一身衣服盡剝去了，盤費一文也無。」眾人見公子年少，舍了幾件衣服與他，又與他一頂帽子。三官謝了眾人，拾起破衣穿了，拿破帽子戴了。又不見玉姐，又沒了一個錢，還進北京來，順著房簷，低著頭，從早至黑，水也沒得口。三官餓的眼黃，到天晚尋宿，又沒人家下他。有人說：「想你這個模樣子，誰家下你？你如今可到總鋪門口去，有覓人打梆子，早晚勤謹，可以度日。」三官逕至總鋪門首，只見一個地方來僱人打更。三官向前叫：「大叔，我打頭更。」地方便問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公子說：「我是王小三。」地方說：「你打二更吧！失了更，短了籌，不與你錢，還要打哩！」三官是個自在慣了的人，貪睡了，晚間把更失了。地方罵：「小三，你這狗骨頭，也沒造化吃這自在飯，快著走。」三官自思無路，乃到孤老院裡去存身。正是：

一般院子裡，苦樂不相同。

卻說那亡八、鴛子說：「咱來了一個多月，想那王三必回家去了，咱們回去吧。」收拾行李，回到本司院。只有玉姐每日思想公子，寢食俱廢。鴛子上樓來，苦苦勸說：「我的兒，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，你還想他怎麼？北京城內多少王孫公子，你只是想著王三不接客，你可知道我的性子，自討分曉，我再不說你了。」說罷自去了。玉姐淚如雨滴，想王順卿手內無半文錢，不知怎生去了？「你要去時，也通個信息，免使我蘇三常常掛牽。不知何日才得與你相見？」

不說玉姐想公子。卻說公子在北京院討飯度日。北京大街上有個高手王銀匠，曾在王尚書處打過酒器。公子在虔婆家打首飾物件，都用著他。一日往孤老院過，忽然看見公子，嚇了一跳，上前扯住，叫：「三叔，你怎麼這等模樣？」三官從頭說了一遍。王銀匠說：「自古狠心亡八！三叔，你今到寒家，清茶淡飯，暫住幾日。等你老爺使人來接你。」三官聽說大喜，隨跟至王匠家中。王匠敬他是個尚書公子，盡禮管待，也住了半月有餘。他媳婦見短，不見尚書家來接，只道丈夫說謊，乘著丈夫上街，便發說話：「自家一窩子男女，那有閒飯養他人！好意留吃幾口，各人要自達時務，終不然在此養老送終。」三官受氣不過，低著頭，順著房簷往外出來，信步而行。走至關王廟，猛省關聖最靈，何不訴他？乃進廟，跪於神前，訴以亡八、鴛兒負心之事。拜禱良久，起來間看兩廊畫的三國功勞。

卻說廟門外街上，有一個小伙兒叫云：「本京瓜子，一分一桶；高郵鴨蛋，半分一個。」此人是誰？是賣瓜子的金哥。

金哥說道：「原來是年景消疏，買賣不濟。當時本司院有王三叔在時，一時照顧二百錢瓜子，轉的來，我父母吃不了。自從三叔回家去了，如今誰買這物？二三日不曾發市，怎麼過？我到廟裡歇歇再走。」金哥進廟裡來，把盤子放在供桌上，跪下磕頭。三

官卻認得是金哥，無顏見他，雙手掩面，坐於門限側邊。金哥磕了頭，起來，也來門限坐下。三官只道金哥出廟去了。放下手來，卻被金哥認出，說：「三叔！你怎麼在這裡？」三官含羞帶淚，將前事道了一遍。金哥說：「三叔休哭，我請你吃些飯。」三官說：「我得了飯。」金哥又問：「你這兩日，沒見你三嬸來？」三官說：「久不相見了！金哥，我煩你到本司院秘密的與三嬸說，我如今這等窮，看他怎麼說？回來復我。」

金哥應允，端起盤，往外就走。三官又說：「你到那裡看風色，他若找我，你便提我在這裡如此。若無真心疼我，你便休話，也來回我。他這人家，有錢的另一樣待，無錢的另一樣待。」金哥說：「我知道。」辭了三官，往院裡來，在於樓外邊立著。

說那玉姐手托香腮，將汗巾拭淚，聲聲只叫：「王順卿，我的哥哥！你不知在那裡去了？」金哥說：「呀！真個想三叔哩！」咳嗽一聲，玉姐聽見，問：「外邊是誰？」金哥上樓來，說：「是我。我來買瓜子與你老人家磕哩！」玉姐眼中掉淚，說：「金哥，縱有羊羔美酒，吃不下，那有心緒磕瓜仁！」

金哥說：「三嬸，你這兩日怎麼淡了？」玉姐不理。金哥又問：「你想三叔，還想誰？你對我說。我與你接去。」玉姐說：「我自三叔去後，朝朝思想，那裡又有誰來？我曾記得一輩古人。」金哥說：「是誰？」玉姐說：「昔有個亞仙女，鄭元和為他黃金使盡，去打蓮花落。後來收心勤讀詩書，一舉成名。那亞仙風月場中顯大名。我常懷亞仙之心，怎得三叔他家鄭元和方好。」金哥聽說，口中不語，心內自思：「王三倒也與鄭元和相象了，雖不打蓮花落，也在孤老院討飯吃。」金哥乃低低把三嬸叫了一聲，說：「三叔如今在廟中安歇，叫我秘密的報與你，濟他些盤費，好上南京。」玉姐嚇了一驚，「金哥休要哄我。」金哥說：「三嬸，你不信，跟我到廟中看看去。」玉姐說：「這裡到廟中有多少遠？」金哥說：「這裡到廟中有三里地。」

玉姐說：「怎麼敢去？」又問：「三叔還有甚話？」金哥說：「只是少銀錢使用，並沒甚話。」玉姐說：「你去對三叔說：『十五日在廟裡等我。』」金哥去廟裡回覆三官，就送三官到王匠家中，「倘若他家不留你，就到我家裡去。」幸得王匠回家，又留住了公子不提。

卻說老鴛又問：「三姐！你這兩日不吃飯，還是想著王三哩！你想他，他不想你。我兒好癡，我與你尋個比王三強的，你也新鮮些。」玉姐說：「娘！我心裡一件事不得停當。」鴛子說：「你有甚麼事？」玉姐說：「我當初要王三的銀子，黑夜與他說話，指著城隍爺說誓。如今等我還了願，就接別人。」

老鴛問：「幾時去還願？」玉姐道：「十五日去吧！」老鴛甚喜。

預先備下香燭紙馬。等到十五日，天未明，就叫丫頭起來：「你與姐姐燒下水洗臉。」玉姐也懷心，起來梳洗，收拾私房銀兩，並銀釧首飾之類，叫丫頭拿著紙馬，逕往城隍廟裡去。

進得廟來，天還未明，不見三官在那裡。那曉得三官卻躲在東廊下相等，先已看見玉姐，咳嗽一聲。玉姐就知，叫丫頭燒了紙馬，「你先去，我兩邊看看十帝閻君。」玉姐叫了丫頭轉身，逕來東廊下尋三官。三官見了玉姐，羞面通紅。玉姐叫聲：「哥哥王順卿，怎麼這等模樣？」兩下抱頭而哭。玉姐將所帶二百兩銀子東西，付與三官，叫他置辦衣帽，買驢子，再到院裡來，「你只說是從南京才到，休負奴言。」二人含淚各別。玉姐回至家中，鴛子見了，欣喜不勝。說：「我兒還了願了？」玉姐說：「我還了願，發下新願。」鴛子說：「我兒，你發下甚麼新願？」玉姐說：「我要再接王三，把咱一家子死的滅門絕戶，天火燒了。」鴛子說：「我兒這願，忒發得重了些。」從此歡天喜地不提。

且說三官回到王匠家，將二百兩東西遞與王匠。王匠大喜，隨即到了市上，買了一身衲帛衣服，粉底皂靴，絨襪，瓦襪帽子，青絲籙，真川扇，皮箱，驢馬，辦得齊整。把磚頭瓦片，用布包裹，假充銀兩，放在皮箱裡面。收拾打扮停當，僱了兩個小廝跟隨，就要起身。王匠說：「三叔！略停片時，小子置一杯酒餞行。」公子說：「不勞如此，多蒙厚愛，異日須來報恩。」三官遂上馬而去。

妝成圈套入衞衞，鴛子焉能不強從；

虧殺玉堂垂念永，固知紅粉亦英雄。

卻說公子辭了王匠夫婦，逕至春院門首。只見幾個小樂工，都在門首說話。忽然看見三官氣象一新，嚇了一跳。飛風報與老鴛。老鴛聽說，半晌不言：「這等事怎麼處！向日三姐說：『他是宦家公子，金銀無數。』我卻不信，逐他出門去了。今日倒帶有金銀，好不惶恐人也！」左思右想，老鴛臉走出來見了三官，說：「姐夫從何而至？」一手扯住馬頭。公子下馬唱了半個喏，就要行，說：「我伙計都在船中等我。」老鴛陪笑道：「姐夫好狠心也。就是寺破僧丑，也看佛面，縱然要去，你也看看玉堂春。」公子道：「向日那幾兩銀子值甚的？學生豈肯放在心上！我今皮箱內，現有五萬兩銀子，還有幾船貨物，伙計也有數十人。有王定看守在那裡。」鴛子一發不肯放手了。公子恐怕掣脫了，將機就機，進到院門坐下。鴛兒吩咐廚下忙擺酒席接風。三官茶罷，就要走，故意擺出兩錠銀子來，都是五兩頭細絲。三官撿起，袖而藏之。

鴛子又說：「我到了姑娘家，酒也不曾吃，就問你，說你往東去了。尋不見你，尋了一個多月。俺才回家。」公子乘機便說：「虧你好心，我那時也尋不見你。王定來接我，我就回家去了。我心上也欠掛著玉姐，所以急急而來。」老鴛忙叫丫頭去報玉堂春。丫頭一路笑上樓來，玉姐已知公子到了。故意說：「奴才笑甚麼？」丫頭說：「王姐夫又來了。」玉姐故意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你不要哄我！」不肯下樓。老鴛慌忙自來。玉姐故意回臉往裡睡。鴛子說：「我的親兒！王姐夫來了，你不知道麼？」玉姐也不語，連問了四五聲，只不答應。老鴛一時待要罵，又用著他。扯一把椅子拿過來，一直坐下，長吁了一聲氣。玉姐見他這模樣，故意回過頭起來，雙膝跪在樓上，說：「媽媽！今日饒我這頓打。」老鴛忙扯起來說：「我兒！你還不知道，王姐夫又來了。拿有五萬兩花銀，船上又有貨物並伙計數十人，比前加倍。你可去見他，好心奉承。」王姐道：「發下新願了，我不去接他。」鴛子道：「我兒！發願只當取笑。」一手挽玉姐下樓來，半路就叫：「王姐夫，三姐來了。」

三官見了玉姐，冷冷的作了一揖，全不溫存。老鴛便叫丫頭擺桌取酒，斟上一盅，深深萬福，遞與王姐夫：「權當老身不是。可念三姐之情，休走別家，教人說話。」三官微微冷笑，叫聲：「媽媽，還是我的不是。」老鴛慫慫勸酒，公子吃了幾杯，叫聲多擾，抽身就走。翠紅一把扯住，叫：「玉姐，與俺姐夫陪個笑臉。」老鴛說：「王姐夫，你忒做絕了；丫頭把門頂了，休放你姐夫出去。」叫丫頭把那行李抬在百花樓去。就在樓下重設酒席，笙琴細樂，又來奉承。吃了半更，老鴛說：「我先去了，讓你夫妻二人敘話。」三官、玉姐正中其意，攜手登樓。

如同久旱逢甘雨，好似他鄉遇故知。

二人一晚敘話，正是「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」。不覺鼓行四更，公子爬將起來，說：「姐姐！我走吧！」玉姐說：

「哥哥！我本欲留你多住幾日，只是留君千日，終須一別。今番作急回家，再休惹閒花野草。見了二親，用意攻書。倘或成名，也爭得這一口氣。」玉姐難捨王公子，公子留戀玉堂春。

玉姐說：「哥哥，你到家，只怕娶了家小，不念我。」三官說：「我怕你在北京另接一人，我再來也無益了。」玉姐說：「你指著聖賢爺說了誓願。」兩人雙膝跪下。公子說：「我若南京再娶家小，五黃六月害病死了我。」玉姐說：「蘇三再若接別人，鐵鎖長枷永不出世。」就將鏡子拆開，各執一半，日後為記。

玉姐說：「你敗了三萬兩銀子，空手而回，我將金銀首飾器皿，都與你拿去。」三官說：「亡八、淫婦知道時，你怎打發他？」玉姐說：「你莫管我，我自有主意。」玉姐收拾完備，輕輕的開瞭樓門，送公子出去了。

天明，鴛兒起來，叫丫頭燒下洗臉水，承下淨口茶，「看你姐夫醒了時，送上樓去。問他要吃甚麼？我好做去。若是還睡，休驚醒他。」丫頭走上樓去，見擺設的器皿都沒了。梳匣匣也出空了，撇在一邊。揭開帳子，牀上空了半邊。跑下樓，叫：「媽媽罷了！」鴛子說：「奴才！慌甚麼？驚著你姐夫。」

丫頭說：「還有甚麼姐夫？不知那裡去了。俺姐姐回臉往裡睡著。」老鴛聽說，大驚，看小廝、驢腳都去了。連忙走上樓來，喜得皮箱還在。打開看時，都是個磚頭瓦片。鴛兒便罵：「奴才！王三那裡去了？我就打死你！為何金銀器皿他都偷去了？」

玉姐說：「我發過新願了，今番不是我接他來的。」鴛子說：「你兩個昨晚說了一夜說話，一定曉得他去處。」亡八就去取皮鞭，玉姐拿個首帕，將頭紮了。口裡說：「待我尋王三還你。」

忙下樓來，往外就走。鴛子、樂工恐怕走了，隨後趕來。玉姐行至大街上，高聲叫屈：「圖財殺命！」只見地方都來了。鴛子說：「奴才，他倒把我金銀首飾盡情拐去，你還放刁！」亡八說：「由他，咱到家裡算帳。」玉姐說：「不要說嘴，咱往那裡去，那是我家？我同你到刑部堂上講講，恁家裡是公侯宰相，朝郎駙馬，你那裡的金銀器皿？萬務要評個理。一個行院人家，至輕至賤，那有甚麼大頭面，戴往那裡去坐席？王尚書公子在人家，費了三萬銀子，誰不知道他去了就開手。你昨日見他有了銀子，又去哄到家裡，圖謀了他行李。不知將他下落在何處？列位做個證見。」說得鴛子無言可答。亡八說：「你叫王三拐去我的東西，你反來圖賴我。」

玉姐捨命，就罵：「亡八、淫婦，你圖財殺人，還要說嘴？現今皮箱都打開在你家裡，銀子都拿過了。那王三官不是你謀殺了是那個？」鴛子說：「他那裡有甚麼銀子？都是磚頭瓦片哄人。」玉姐說：「你親口說帶有五萬銀子，如何今日又說沒有？」兩下斷鬧。眾人曉得三官敗過三萬銀子是真，謀命的事未必。都將好言勸解。

玉姐說：「列位，你既勸我不要到官，也得我罵他幾句，出這口氣。」眾人說：「憑你罵吧！」玉姐罵道：「你這亡八是喂不飽的狗，鴛子是填不滿的坑。不肯思量做生意，只是排局騙別人。奉承盡是天羅網，說話皆是陷人坑。只圖你家長興旺，那管他人貧不貧。八百好錢買了我，與你掙了多少銀。我父叫做周彥亨，大同城裡有名人。買良為賤該甚罪？興販人口問充軍。哄誘良家子弟猶自可，圖財殺命罪非輕！你一家萬分無天理，我且說你兩三分。」

眾人說：「玉姐，罵得夠了。」鴛子說：「讓你罵許多時，如今該回去了。」玉姐說：「要我回去，須立個文書執照與我。」眾人說：「文書如何寫？」玉姐說：「要寫『不合買良為娼，及圖財殺命』等話。」亡八那裡肯寫。玉姐又叫起屈來。眾人說：「買良為娼，也是門戶常事。那人命事不的實，卻難招認。我們只主張寫個贖身文書與你吧！」亡八還不肯。眾人說：「你莫說別項，只王公子三萬銀子也夠買三百個粉頭了。玉姐左右心不向你了，舍了他吧！」眾人都到酒店裡面，討了一張綿紙，一人念，一人寫，只要亡八、鴛子押花。玉姐道：「若寫得不公道，我就扯碎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還你停當。」寫道：

立文書本司樂戶蘇淮，同妻一秤金，向將錢八百文，討大同府人周彥亨女玉堂春在家，本望接客拿老，奈女不願為娼。

.....
寫到「不願為娼」，玉姐說：「這句就是了。須要寫收過王公子財禮銀三萬兩。」亡八道：「三兒！你也拿些公道出來，這一年多費用去了，難道也算？」眾人道：「只寫二萬吧。」又寫道：

.....有南京公子王順卿，與女相愛，准得過銀二萬兩，憑眾議作贖身財禮。今後聽憑玉堂嫁人，並與本戶無干。立此為照。

後寫：

正德年月日，立文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。

見人有十餘人。眾人先押了花，蘇淮只得也押了，一秤金也畫個十字。玉姐收訖。又說：「列位老爹！我還有一件事，要先講個明。」眾人曰：「又是甚事？」玉姐曰：「那百花樓，原是王公子蓋的，撥與我住。丫頭原是公子買的，要叫兩個來伏侍我。以後米麵、柴薪、菜蔬等項，須是一一供給，不許措勒短少，直待我嫁人方止。」眾人說：「這事都依著你。」玉姐辭謝先回。亡八又請眾人吃過酒飯方散。正是：

周郎妙計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話說公子在路，夜住曉行，不數日，來到金陵自家門首下馬。王定看見，嚇了一驚。上前把馬扯住，進的裡面。三官坐下。王定一家拜見了。三官就問：「我老爺安麼？」王定說：「安。」「大叔、二叔、姑爺、姑娘何如？」王定說：「俱安。」

又問：「你聽得老爺說我家來，他要怎樣處？」王定不言，長吁一口氣，只看看天。三官就知其意：「你不言語，想是老爺要打死我。」王定說：「三叔！老爺誓不留你，今番不要見老爺了。私去看看老奶奶和姐姐、兄嫂，討些盤費，他方去安身吧！」公子又問：「老爺這二年，與何人相厚？央他來與我說個情。」王定說：「無人敢說。只除是姑娘、姑爹，意思間稍提提，也不敢直說。」三官道：「王定，你去請姑爹來，我與他講這件事。」王定即時去請劉齋長、何上舍到來。敘禮畢，何、劉二位說：「三舅，你在此，等俺兩個與咱爺講過，使人來叫你。若不依時，捎信與你，作速逃命。」

二人說罷，竟往潭府來見了王尚書。坐下，茶罷，王爺問何上舍：「田莊好麼？」上舍答道：「好！」王爺又問劉齋長：「學業何如？」答說：「不敢，連日有事，不得讀書。」王爺笑道：「『讀書過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』秀才將何為本？『家無讀書子，官從何處來？』今後須宜勤學，不可將光陰錯過。」劉齋長唯唯謝教。何上舍問：「客位前這牆幾時築的？一向不見。」

王爺笑曰：「我年大了，無多田產，日後恐怕大的二的爭竟，預先分為兩份。」二人笑說：「三分家事，如何只做兩分？三官回來，叫他那裡住？」王爺聞說，心中大惱：「老夫平生兩個小兒，那裡又有第三個？」二人齊聲叫：「爺，你如何不疼三官王景隆？當初還是爺不是，托他在北京討帳，無有一個去接尋。休說三官十六七歲，北京是花柳之所，就是久慣江湖，也迷了心。」二人雙膝跪下，掉下淚來。王爺說：「沒下梢的狗畜生，不知死在那裡了，再休提起了！」

正說間，二位姑娘也到。眾人都知三官到家，只哄著王爺一人。王爺說：「今日不請都來，想必有甚事情？」即叫家奴擺酒。何靜庵欠身一躬曰：「你閨女昨晚作一夢，夢三官王景隆身上襤褸，叫他姐姐救他性命。三更鼓做了這個夢，半夜捶牀搗枕哭到天明，埋怨著我不接三官，今日特來問問三舅的信音。」劉心齋亦說：「自三舅在京，我夫婦日夜不安，今我與姨夫湊些盤費，明日起身去接他回來。」王爺含淚道：「賢婿，家中還有兩個兒子，無他又待怎生？」何、劉二人往外就走。王爺向前扯住問：「賢婿何故起身？」二人說：「爺撒手，你家親生子還是如此，何況我女婿也？」大小兒女放聲大哭，兩個哥哥一齊下跪，女婿也跪在地上，奶奶在後邊掉下淚來。引得王爺心動，亦哭起來。

王定跑出來說：「三叔，如今老爺在那裡哭你，你好過去見老爺，不要待等惱了。」王定推著公子進前廳跪下說：「爹爹！不孝兒王景隆今日回了。」那王爺兩手擦了淚眼，說：「那無恥畜生，不知死的往那裡去了。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，偶與畜生面龐廝像，假充畜生來家，哄騙我財物，可叫小廝拿送三法司問罪！」那公子往外就走。二位姐姐趕至二門首攔住，說：「短命的，你待往那裡去？」三官說：「二位姐姐，開放條路與我逃命吧！」二位姐姐不肯撒手，推至前來雙膝跪下，兩個姐姐手指說：「短命的！娘為你痛得肝腸碎，一家大小為你哭得眼花，那個不牽掛！」眾人哭在傷情處，王爺一聲喝住眾人不要哭，說：「我依著二位姐夫，收了這畜生，可叫我怎麼處他？」眾人說：「消消氣再處。」王爺搖頭。奶奶說：「憑我打吧。」王爺說：「可打多少？」眾人說：「任爺打多少。」

王爺道：「須依我說，不可阻我，要打一百。」大姐、二姐跪下說：「爹爹嚴命，不敢阻擋，容你兒代替吧！大哥、二哥每人替上二十，大姐、二姐每人亦替二十。」王爺說：「打他二十。」大姐、二姐說：「叫他姐夫也替他二十，只看他這等黃瘦，一棍打在那裡？等他膘滿肉肥，那時打他不遲。」王爺笑道：「我兒，你也說得是。想這畜生，天理已絕，良心已喪，打他何益？我問你：『家無生活計，不怕斗量金。』我如今又不做官了，無處掙錢，作何生意以為餬口之計？要做買賣，我又無本錢與你。二位姐夫問他那銀子還有多少？」何、劉便問三舅：「銀子還有多少？」王定抬過皮箱打開，盡是金銀首飾器皿等物。

王爺大怒，罵：「狗畜生！你在那裡偷的這東西？快寫首狀，休要玷辱了門庭。」三官高叫：「爹爹息怒，聽不肖兒一言。」

遂將初遇玉堂春，後來被鴉兒如何哄騙盡了；如何虧了王銀匠收留；又虧了金哥報信，「玉堂春私將銀兩贖我回鄉，這些首飾器皿，皆玉堂春所贈。」備細述了一遍。王爺聽說，罵道：「無恥狗畜生！自家三萬銀子都花了，卻要娼婦的東西，可不羞殺了人。」三官說：「兒不曾強要他的，是他情願與我的。」王爺說：「這也罷了，看你姐夫面上，與你一個莊子，你自去耕地布種。」公子不言。王爺怒道：「王景隆，你不言怎麼說？」公子說：「這事不是孩兒做的。」

王爺說：「這事不是你做的。你還去嫖院吧！」三官說：「兒要讀書。」王爺笑曰：「你已放蕩了，心猿意馬，讀甚麼書？」公子說：「孩兒此回篤志用心讀書。」王爺說：「既知讀書好，緣何這等胡為？」何靜庵立起身來說：「三舅受了艱難苦楚，這下來改過遷善，料想要用心讀書。」王爺說：「就依你眾人說，送他到書房裡去，叫兩個小廝去伏侍他。」即時就叫小廝送三官往書院裡去。兩個姐夫又來說：「三舅久別，望老爺留住他，與小婿共飲則個。」王爺說：「賢婿，你如此乃非教子之方，休要縱他。」二人道：「老爺言之最善。」於是翁婿大家痛飲，盡醉方歸。這一出父子相會，分明是：

月被雲遮重露彩，花遭霜打又逢春。

卻說公子進了書院，清清獨坐，只見滿架詩書，筆山硯海。歎道：「書呵！相別日久，且是生澀。欲待不看，焉得一舉成名，卻不辜負了玉姐言語；欲待讀書，心猿放蕩，意馬難收。」公子尋思一會，拿著書來讀了一會。心下只是想著玉堂春。忽然鼻聞甚氣？耳聞甚聲？乃問書童道：「你聞這書裡甚麼氣？聽聽甚麼響？」書童說：「三叔，俱沒有。」公子道：「沒有？呀！原來鼻聞乃是脂粉氣，耳聽即是箏板聲。」公子一時思想起來：「玉姐當初囑咐我，是甚麼話來？叫我用心讀書。我如今未曾讀書，心意還丟他不下，坐不安，寢不寧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梳洗無心，神思恍惚。」公子自思：「可怎麼處他？」走出門來，只見大門上掛著一聯對子：「十年受盡窗前苦，一舉成名天下聞，」「這是我公公作下的對聯。他中舉會試，官至侍郎。後來咱爹爹在此讀書，官到尚書。我今在此讀書，亦要攀龍附鳳，以繼前人之志。」又見二門上有一聯對子：「不受苦中苦，難為人人上人。」公子急回書房，心中回轉，發志勤學。

一日，書房無火，書童往外取火。王爺正坐，叫書童。書童近前跪下。王爺便問：「三叔這一會用功不曾？」書童說：「稟老爺得知，我三叔先時通不讀書，胡思亂想，體瘦如柴；這半年整日讀書，晚上讀至三更方才睡，五更就起，直至飯後，方才梳洗。口雖吃飯，眼不離書。」王爺道：「奴才！你好說謊，我親自去看他。」書童叫：「三叔，老爺來了。」公子從從容容迎接父親。王爺暗喜。觀他行步安詳，可以見他學問。王爺正面坐下，公子拜見。王爺曰：「我限的書你看了不曾？我出的題你做了多少？」公子說：「爹爹嚴命，限兒的書都看了，題目都做完了，但有餘力旁觀子史。」王爺說：「拿文字來我看。」公子取出文字。王爺看他所作文課，一篇強如一篇，心中甚喜。叫：「景隆，去應個儒士科舉吧！」公子說：「兒讀了幾日書，敢望中學？」王爺說：「一遭中了雖多，兩遭中了甚廣。出去觀觀場，下科好中。」王爺就寫書與提學察院，許公子科舉。竟到八月初九日，進過頭場，寫出文字與父親看。王爺喜道：「這七篇，中有何難？」到二場、三場俱完，王爺又看他後場，喜道：「不在散舉，決是魁解。」

話分兩頭。卻說玉姐自上了百花樓，從不下梯。是日悶倦，叫丫頭：「拿棋子過來，我與你下盤棋。」丫頭說：「我不會下。」玉姐說：「你會打雙陸麼？」丫頭說：「也不會。」玉姐將棋盤、雙陸一皆撤在樓板上。丫頭見玉姐眼腫掉淚，即忙掇過飯來，說：「姐姐，自從昨晚沒用飯，你吃個點心。」玉姐拿過分為兩半。右手拿一塊吃，左手拿一塊與公子。丫頭欲接又不敢接。玉姐猛然睜眼見不是公子，將那一塊點心掉在樓板上。丫頭又忙掇過一碗湯來，說：「飯乾燥，吃些湯吧！」

玉姐剛呷得一口，淚如湧泉，放下了。問：「外邊是甚麼響？」

丫頭說：「今日中秋佳節，人人玩月，處處笙歌，俺家翠香、翠紅姐都有客哩！」玉姐聽說，口雖不言，心中自思：「哥哥今已去了一年了。」叫丫頭拿過鏡子來照了一照，猛然嚇了一跳：「如何瘦的我這模樣？」把那鏡丟在牀上，長吁短歎，走至樓門前，叫丫頭：「拿椅子過來，我在這裡坐一坐。」坐了多時，只見明月高升。譙樓敲轉，玉姐叫丫頭：「你可收拾香燭過來，今日八月十五日，乃是你姐夫進三場日子，我燒一炷香來保佑他。」玉姐下樓來，當天井跪下，說：「天地神明，今日八月十五日，我哥哥王景隆進了三場，願他早占鰲頭，名揚四海。」祝罷，深深拜了四拜。有詩為證：

對月燒香禱告天，何時得泄腹中冤；

王郎有日登金榜，不枉今生結好緣。

卻說西樓上有個客人，乃山西平陽府洪同縣人，拿有整萬銀子，來北京販馬。這人姓沈名洪，因聞玉堂春大名，特來相訪。老鴉見他有錢，把翠香打扮當作玉姐，相交數日，沈洪方知不是，苦求一見。是夜丫頭下樓取火，與玉姐燒香。小翠紅忍不住多嘴，就說了：「沈姐夫！你每日間想玉姐，今夜下樓，在天井內燒香，我和你悄悄地張他。」沈洪將三錢銀子買囑了丫頭，悄然跟到樓下，月明中，看得仔細。等他拜罷，趨出唱喏。玉姐大驚，問：「是甚麼人？」答道：「在下是山西沈洪，有數萬本錢，在此販馬，久慕玉姐大名，未得面睹。今日得見，如撥雲霧見青天，望玉姐不棄，同到西樓一會。」玉姐怒道：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今當齋夜，何故自誇財勢，妄生事端？」沈洪又哀求道：「王三官也只是個人，我也是個人。他有錢，我亦有錢，那些兒強似我？」說罷，就上前要摟抱玉姐。

被玉姐照臉啐一口，急急上樓關了門，罵丫頭：「好大膽，如何放這野狗進來？」沈洪沒意思自去了。玉姐思想起來，分明是小翠香、小翠紅這兩個奴才報他。又罵：「小淫婦，小賤人，你接著得意孤老也好了，怎該來囉唆我？」罵了一頓，放聲悲哭：「但得我哥哥在時，那個奴才敢調戲我！」又氣又苦，越想越毒。正是：

可人去後無日見，俗子來時不待招。

卻說三官在南京鄉試終場，閒坐無事，每日只想玉姐。南京一般也有本司院，公子再不去走。到了二十九關榜之日，公子想到三更以後，方才睡著。外邊報喜的說：「王景隆中了第四名。」三官夢中聞信，起來梳洗，揚鞭上馬。前擁後簇，去赴鹿鳴宴。父母、兄嫂、姐夫、姐姐，喜做一團。連日做慶賀筵席。公子謝了主考，辭了提學，填前祭掃了，起了文書，「稟父母得知，兒要早些赴京，到僻靜處安下，看書數月，好人會試。」父母明知公子本意牽掛玉堂春，中了舉，只得依從。叫大哥、二哥來，「景隆赴京會試，昨日祭掃，有多少人情？」大哥說：「不過三百餘兩。」王爺道：「那隻狗他人情的，分外再與他一二百兩拿去。」二哥說：「稟上爹爹，用不得許多銀子。」王爺說：「你那知道，我那同年、門生，在京頗多，往返交接，非錢不行。等他手中寬裕，讀書也有興。」叫景隆收拾行裝，有知心同年，約上兩三位。吩咐家人到張先生家看了良辰。公子恨不得一時就到北京。邀了幾個朋友，僱了一隻船，即時拜了父母，辭別兄嫂。兩個姐夫邀親朋至十里長亭，酌酒作別。公子上得船來，手舞足蹈，莫知所之。眾人不解其意，他心裡只想著玉姐玉堂春。不則一日，到了濟寧府，捨舟起岸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沈洪自從中秋夜見了玉姐，到如今明思暮想，廢寢忘餐。叫聲：「二位賢姐！只為這冤家害的我一絲兩氣，七顛八倒，望二位可憐我孤身在外，舉眼無親，替我勸化玉姐，叫他相會一面，雖死在九泉之下，也不敢忘了二位活命之恩。」

說罷，雙膝跪下。翠香、翠紅說：「沈姐夫！你且起來，我們也不敢和他說這話。你不見中秋夜罵的我們不耐煩。等俺媽媽來，你央浼他。」沈洪說：「二位賢姐！替我請出媽媽來。」

翠香姐說：「你跪著我，再磕一百二十個大響頭。」沈洪慌忙跪下磕頭。翠香即時就去，將沈洪說的言語述與老鴉。老鴉到西樓見了沈洪。問：「沈姐夫喚老身何事？」沈洪說：「別無他事，只為不得玉堂春到手。你若幫襯我成就了此事，休說我銀，便是殺身難報。」老鴉聽說，口內不言，心中自思：「我如今若許了他，倘三兒不肯，教我如何？若不許他，怎哄出他的銀子？」沈洪見老鴉躊躇不語，便看翠紅。翠紅丟了個眼色，走下樓來。沈洪即跟他下去。翠紅說：「常言『姐愛俏，鴉愛鈔』。你多拿些銀子出來打動他，不愁他不用心。他是使大錢的人，若少了，他不放在眼裡。」沈洪說：「要多少？」翠香說：「不要少了！就把一千兩與他，方才成得此事。」也是沈洪命運該敗，渾如鬼迷一般，即依著翠香，就拿一千兩銀子來。叫：「媽媽！財禮在此。」老鴉

說：「這銀子，老身權收下，你卻不要性急，待老身慢慢的俵他。」沈洪拜謝說：「小子懸懸而望。」正是：請下煙花諸葛亮，欲圖風月玉堂春。

且說十三省鄉試榜都到午門外張掛，王銀匠邀金哥說：「王三官不知中了不曾？」兩個跑到午門外南直隸榜下，看解元是《書經》，往下第四個乃是王景隆。王匠說：「金哥，好了，三叔已中在第四名。」金哥道：「你看得確，怕你識不得字。」王匠說：「你說話好欺人，我讀書讀到《孟子》，難道這三個字也認不得，隨你叫誰看？」金哥聽說大喜。二人買了一本鄉試錄，走到本司院裡去報玉堂春說：「三叔中了。」玉姐叫丫頭將試錄拿上樓來，展開看了，上刊「第四名王景隆」，注明「應天府儒士，《禮記》。」

玉姐步出樓門，叫丫頭忙排香案，拜謝天地。起來先把王匠謝了，轉身又謝金哥。嚇得亡八、鴛鴦魂不在體。商議說：「王三中了舉，不久到京，白白地要了玉堂春去，可不人財兩失？三兒向他孤老，決沒甚好言語，搬門是非，教他報往日之仇，此事如何了？」鴛鴦說：「不若先下手為強。」亡八說：「怎麼樣下手？」老鴛說：「咱已收了沈官人一千兩銀子，如今再要了他一千，賤些價錢賣與他吧。」亡八說：「三兒不肯如何？」鴛鴦說：「明日殺豬宰羊，買一些紙錢，假說東嶽廟看會，燒了紙，說了誓，合家從良，再不在煙花巷裡。小三若聞知從良一節，必然也要往岳廟燒香。叫沈官人先安轎子，逕抬往山西去。公子那時就來，不見他的情人，心下就冷了。」亡八說：「此計大妙。」

即時暗暗地與沈洪商議。又要了他一千銀子。

次早，丫頭報與玉姐：「俺家殺豬宰羊，上岳廟哩。」玉姐問：「為何？」丫頭道：「聽得媽媽說：『為王姐夫中了，恐怕他到京來報仇，今日發願，合家從良。』」玉姐說：「是真是假？」丫頭說：「當真哩！昨日沈姐夫都辭去了，如今再不接客了。」玉姐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對媽媽說，我也要去燒香。」老鴛說：「三姐，你要去，快梳洗，我喚轎兒抬你。」玉姐梳妝打扮，同老鴛出的門來，正見四個人，抬著一頂空轎。老鴛便問：「此轎是僱的？」這人說：「正是。」老鴛說：「這裡到岳廟要多少僱價？」那人說：「抬來抬去，要一錢銀子。」老鴛說：「只是五分。」那人說：「這個事小，請老人家上轎。」老鴛說：「不是我坐，是我女兒要坐。」玉姐上轎，那二人抬著，不往岳廟去，逕往西門去了。

走有數里，到了上高轉折去處，玉姐回頭，看見沈洪在後騎著個騾子，玉姐大叫一聲：「呔！想是亡八鴛鴦盜賣我了！」玉姐大罵：「你這些賊狗奴，抬我往那裡去？」沈洪說：「往那裡去？我為你去了二千兩銀子，買你往山西家去。」玉姐在轎中號啕大哭，罵聲不絕。那轎夫抬了飛也似走。行了一日，天色已晚。沈洪尋了一座店房，排合盞美酒，指望洞房歡樂，誰知玉姐提著便罵，觸著便打。沈洪見店中人多，恐怕出丑，想道：「囊中之鰲，不怕他走了，權耐幾日，到我家中，何愁不從。」於是反將好話奉承，並不去犯他。玉姐終日啼哭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公子一到北京，將行李上店，自己帶兩個家人，就往王銀匠家，探問玉堂春消息。王匠請公子坐下：「有現成酒，且吃三杯接風，慢慢告訴。」王匠就拿酒來斟上。三官不好推辭，連飲了三杯。又問：「玉姐敢不知我來？」王匠叫：「三叔開杯，再飲三杯。」三官說：「夠了，不吃了。」王匠說：「三叔久別，多飲幾杯，不要太謙。」公子又飲了幾杯。問：「這幾日曾見玉姐不曾？」王匠又叫：「三叔且莫問此事，再吃三杯。」公子心疑，站起說：「有甚或長或短，說個明白，休悶死我也！」王匠只是勸酒。

卻說金哥在門首經過，知道公子在內，進來磕頭叫喜。三官問金哥：「你三嬸近日何如？」金哥年幼多嘴說：「賣了。」三官急問說：「賣了誰？」王匠瞅了金哥一眼，金哥縮了口。公子堅執盤問，二人瞞不過，說：「三嬸賣了。」公子問：「幾時賣了？」王匠說：「有一個月了。」公子聽說，一頭撞在塵埃，二人忙扶起來。公子問金哥：「賣到那裡去了？」金哥說：「賣與山西客人沈洪去了。」三官說：「你那三嬸就怎麼肯去？」金哥敘出鴛鴦假意從良，殺豬宰羊上岳廟，哄三嬸同去燒香，私與沈洪約定，僱下轎子抬去，不知下落。公子說：「亡八盜賣我玉堂春，我與他算帳！」

那時叫金哥跟著，帶領家人，逕到本司院裡，進的院門，亡八眼快，跑去躲了。公子問眾丫頭：「你家玉姐何在？」無人敢應。公子發怒，房中尋見老鴛，一把揪住，叫家人亂打。

金哥勸住。公子就走在百花樓上，看見錦帳羅幃，越加怒惱。

把箱籠盡行打碎，氣得癡呆了。問：「丫頭，你姐姐嫁到那家去？可老實說，饒你打。」丫頭說：「去燒香，不知道就偷賣了他。」公子滿眼落淚，說：「冤家，不知是正妻，是偏妾？」

丫頭說：「他家裡自有老婆。」公子聽說，心中大怒，恨罵亡八、淫婦，不仁不義！丫頭說：「他今日嫁別人去了，還疼好怎的？」公子滿眼流淚。

正說間，忽報朋友來訪。金哥勸：「三叔休惱，三嬸一時不在了，你縱然哭他，他也不知道。今有許多相公在店中相訪，聞公子在院中，都要來。」公子聽說，恐怕朋友笑話，即便起身回店。公子心中氣悶，無心應舉，意欲束裝回家。朋友聞知，都來勸說：「順卿兄，功名是小事，婬子末節，那裡有為婬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？」公子說：「列位不知，我奮志勤學，皆為玉堂春之言語激我。冤家為我受了千辛萬苦，我怎肯輕舍？」眾人道：「順卿兄，你倘聯捷，幸在彼地，見之何難？你若回家，憂慮成病，父母懸心，朋友笑恥，有何益？」三官自思言之最當，倘或僥倖，得到山西，平生願足矣。

數言勸醒公子。會試日期已到，公子進了三場，果中金榜二甲第八名，刑部觀政。三個月，選了真定府理刑官。即遣轎馬迎請父母兄嫂。父母不來，回書說：「教他做官勤慎公廉，念你年長未娶，已聘劉都堂之女，不日送至任所成親。」公子一心只想玉堂春，全不以聘娶為喜。正是：

且將路柳為連理，翻把家雞作野鴛。

且說沈洪之妻皮氏，也有幾分顏色，雖然三十餘歲，比二八少年，也還風騷。平昔間嫌老公粗蠢，不會風流，又出外日多，在家日少，皮氏色性太重，打熬不過。間壁有個監生，姓趙名昂，自幼慣花柳場中，為人風月，近日喪偶，雖然是納粟相公，家道已在消乏一邊。一日，皮氏在後園看花，偶然撞見趙昂，彼此有心，都看上了。趙昂訪知巷口做歌家的王婆，在沈家走動識熟，且是利口，善於做媒說合，乃將白銀二十兩，賄賂王婆，央他通腳。皮氏平昔間不良的口氣，已有在王婆肚裡，況且今日你貪我愛，一說一上，幽期密約，一牆之隔，梯上梯下，做就了一點不明不白的事。趙昂一者貪皮氏之色，二者要騙他錢財。枕席之間，竭力奉承。皮氏心愛趙昂，但是開口，無有不從，恨不得連家當都津貼了他。

不上一年，傾囊倒篋，騙得一空。初時只推事故，暫進挪借，借去後，分毫不還。皮氏只愁老公回來盤問時，無言回答。一夜與趙昂商議，欲要跟趙昂逃走他方。趙昂道：「我又不是赤腳漢，如何走得？便走了，也不免吃官司。只除暗地謀殺了沈洪，做個長久夫妻，豈不盡美。」皮氏點頭不語。

卻說趙昂有心打聽沈洪的消息，曉得他討了院妓玉堂春一路回來，即忙報與皮氏知道，故意將言語觸惱皮氏。皮氏怨恨不絕於聲，問：「如今怎麼對他說好？」趙昂道：「一進門時，你便數他不是，與他尋鬧，叫他領著娼棍另住，那時憑你安排了。我央王婆贖得些砒霜在此，覷便放在食器內，把與他兩個吃。等他雙死也罷，單死也罷！」皮氏說：「他好吃的是辣面。」趙昂說：「辣面內正好下藥。」兩人圈套已定，只等沈洪入來。

不一日，沈洪到了故鄉，叫僕人和玉姐暫停門外。自己先進門，與皮氏相見，滿臉陪笑說：「大姐休怪，我如今做了一件事。」皮氏說：「你莫不是娶了個小老婆？」沈洪說：「是了。」皮氏大怒，說：「為妻的整年在家守活孤孀，你卻花柳快活，又帶這潑淫婦回來，全無夫妻之情。你若要留這淫婦時，你自在西廳一帶住下，不許來纏我。我也沒福受這淫婦的拜，不要他來。」昂然說罷，啼哭起來，拍台拍凳。口裡「千亡八，萬淫婦」罵不絕聲。沈洪勸解不得，想道：「且暫時依他言語，在西廳住幾日，落

得受用。等他氣消了時，卻領玉堂春與他磕頭。」沈洪只道渾家是吃醋，誰知他有了私情，又且房計空虛了，正怕老公進房，借此機會，打發他另居。正是：

你向東時我向西，各人有意自家知。

不在話下。

卻說玉堂春曾與王公子設誓，今番怎肯失節於沈洪，腹中一路打稿：「我若到這馱物家中，將情節哭訴他大娘子，求他做主，以全節操。慢慢的寄信與三官，教他將二千兩銀子來贖我去，卻不好。」及到沈洪家裡，聞知大娘不許相見，打發老公和他往西廳另住，不遂其計，心中又驚又苦。沈洪安排牀帳在廂房，安頓了蘇三，自己卻去窩伴皮氏，陪吃夜飯，被皮氏三回五次催趕。沈洪說：「我去西廳時，只怕大娘著惱。」

皮氏說：「你在此，我反惱，離了我眼睛，我便不惱。」沈洪唱個淡喏，謝聲「得罪」，出了房門，逕望西廳而來。原來玉姐乘著沈洪不在，檢出他鋪蓋撇在廳中，自己關上房門自睡了。任沈洪打門，那裡肯開。卻好皮氏叫小段名到西廳看老公睡也不曾。沈洪平日原與小段名有情，那時扯在鋪上，草草合歡，也當春風一度。事畢，小段名自去了。沈洪身子困倦，一覺睡去，直至天明。

卻說皮氏這一夜等趙昂不來，小段名回後，老公又睡了，翻來復去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天明早起，趕下一軸面，煮熟分作兩碗。皮氏悄悄把砒霜撒在面內，卻將辣汁澆上。叫小段名送去西廳，「與你爹爹吃。」小段名送至西廳，叫道：「爹爹，大娘欠你，送辣面與你吃。」沈洪見是兩碗，就叫：「我兒，送一碗與你二娘吃。」小段名便去敲門。玉姐在牀上問：「做甚麼？」小段名說：「請二娘起來吃麵。」玉姐說：「我不要吃。」

沈洪說：「想是你二娘還要睡，莫去鬧他。」沈洪把兩碗都吃了。須臾而盡。小段名收碗去了。沈洪一時肚疼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死也死也！」玉姐還只認假意，看看聲音漸變，開門出來看時，只見沈洪九竅流血而死，正不知什麼緣故。慌慌的高叫：「救人！」只聽得腳步響，皮氏早到，不等玉姐開言，就變過臉，故意問道：「好好的一個人，怎麼就死了？想必你這小淫婦弄死了他，要去嫁人？」玉姐說：「那丫頭送面來，叫我吃，我不要吃，並不曾開門。誰知他吃了，便肚疼死了，必是面裡有些緣故。」皮氏說：「放屁！面裡若有緣故，必是你這小淫婦做下的，不然，你如何先曉得這面是吃不得的，不肯吃？你說並不曾開門，如何卻在門外？這謀死情由，不是你，是誰？」說罷，假哭起「養家的天」來。家中僮僕、養娘都亂做一堆。皮氏就將三尺白布擺頭，扯了玉姐往知縣處叫喊；正值王知縣升堂，喚進問其緣故。皮氏說：「小婦人皮氏，丈夫叫沈洪，去北京為商，用千金娶這娼婦叫做玉堂春為妾。」

這娼婦嫌丈夫醜陋，因吃辣面，暗將毒藥放入，丈夫吃了，登時身死。望爺爺斷他償命。」王知縣聽罷，問：「玉堂春，你怎麼說？」玉姐說：「爺爺，小婦人原籍北直隸大同府人氏，只因年歲荒早，父親把我賣在本司院蘇家，賣了三年後，沈洪看見，娶我回家，皮氏嫉妒，暗將毒藥藏在面中，毒死丈夫性命。反倚刁潑，展賴小婦人。」知縣聽玉姐說了一會。叫：「皮氏，想你見那男子棄舊迎新，你懷恨在心，藥死親夫，此情理或有之。」皮氏說：「爺爺！我與丈夫，從幼的夫妻，怎忍做這絕情的事。這蘇氏原是不良之婦，別有個心上之人，分明是他藥死，要圖改嫁。望青天爺爺明鏡。」知縣乃叫蘇氏，「你過來，我想你原係娼門，你愛那風流標緻的人，想是你見丈夫醜陋，不趁你意，故此把藥藥死是實。」叫皂隸：「把蘇氏與我夾起來。」玉姐說：「爺爺！小婦人雖在煙花巷裡，跟了沈洪，又不曾難為半分，怎下這般毒手？小婦人果有惡意，何不在半路謀害？既到了他家，他怎容得小婦人做手腳？這皮氏昨夜就趕出丈夫，不許他進房。今早的面，出於皮氏之手，小婦人並無干涉。」

王知縣見他二人各說有理，叫皂隸：「把他二人寄監。我差人訪實再審。」二人進了南牢不提。

卻說皮氏差人秘密傳與趙昂，叫他快來打點。趙昂拿著沈家銀子，與刑房吏一百兩，書手八十兩，掌案的先生五十兩，門子五十兩，兩班皂隸六十兩，禁子每人二十兩，上下打點停當。封了一千兩銀子，放在壇內，當酒送與王知縣。知縣受了。次日清晨升堂，叫皂隸把皮氏一起提出來。不多時到了，當堂跪下。知縣說：「我夜來一夢，夢見沈洪說：『我是蘇氏藥死，與那皮氏無干。』」玉堂春正待分辯，知縣大怒，說：「人是苦蟲，不打不招。」叫皂隸：「與我撈起著實打。問他招也不招？他若不招，就活活敲死。」玉姐熬刑不過，說：「願招。」知縣說：「放下刑具。」皂隸遞筆與玉姐畫供。知縣說：「皮氏召保在外，玉堂春收監。」皂隸將玉姐手肘腳鐐，帶進南牢。禁子、牢頭都得了趙上舍銀子，將玉姐百般凌辱。只等上司詳允之後，就遞罪狀，結果他性命。正是：

安排縛虎擒龍計，斷送愁鸞泣鳳人。

且喜有個刑房吏，姓劉名志仁，為人正直無私，素知皮氏與趙昂有姦，都是王婆說合。數日前撞見王婆在生藥鋪內贖砒霜，說：「要藥老鼠。」劉志仁有些疑心。今日做出人命來，趙監生使著沈家不疼的銀子來衙門打點，把蘇氏買成死罪，天理何在？躊躇一會，「我下監去看看。」那禁子正在那裡逼玉姐要燈油錢。志仁喝退眾人，將謊言寬慰玉姐，問其冤情。玉姐垂淚拜訴來歷。志仁見四旁無人，遂將趙監生與皮氏私情及王婆贖藥始末，細說一遍。吩咐：「你且耐心守困，待後有機會，我指點你去叫冤。日逐飯食，我自供你。」玉姐再三拜謝。禁子見劉志仁做主，也不敢則聲。此話攔過不提。

卻說公子自到真定府為官，興利除害，吏畏民悅。只是想念玉堂春，無刻不然。一日正在煩惱，家人來報，老奶奶家中送新奶奶來了。公子聽說，接進家小。見了新人，口中不言，心內自思：「容貌倒也齊整，怎及得玉堂春風趣？」當時擺了合歡宴，吃下合盃杯，畢姻之際，猛然想起多嬌，「當初指望白頭相守，誰知你嫁了沈洪，這官誥卻被別人承受了。」

雖然陪伴了劉氏夫人，心裡還想著玉姐，因此不快。當夜中了傷寒。又想當初與玉姐別時，發下誓願，各不嫁娶。心下疑惑，合眼就見玉姐在旁。劉夫人遣人到處祈禳，府縣官都來問安，請名醫切脈調治。一月之外，才得痊可。

公子在任年餘，官聲大著，行取到京。吏部考選天下官員，公子在部點名已畢，回到下處，焚香禱告天地，只願山西為官，好訪問玉堂春消息。須臾馬上人來報：「王爺點了山西巡按。」公子聽說，兩手加額：「趁我平生之願矣。」次日，領了敕印，辭朝，連夜起馬，往山西省城上任訖。即時發牌，先出巡平陽府。公子到平陽府，坐了察院，觀看文卷。見蘇氏玉堂春問了重刑，心內驚慌，其中必有蹊蹺。隨叫書吏過來：「選一個能幹事的，跟著我私行採訪。你眾人在內，不可走漏消息。」

公子時下換了素巾青衣，隨跟書吏，暗暗出了察院。僱了兩個騾子，往洪同縣路上來。這趕腳的小伙，在路上問：「二位客官往洪同縣有甚貴幹？」公子說：「我來洪同縣要娶個妾，不知誰會說媒？」小伙說：「你又說娶小，俺縣裡有一個財主，因娶了個小，害了性命。」公子問：「怎的害了性命？」

小伙說：「這財主叫沈洪，婦人叫玉堂春。他是京裡娶來的。他那老婆皮氏與那鄰家趙昂私通，怕那漢子回來知道，一服毒藥把沈洪藥死了。這皮氏與趙昂反把玉堂春送到本縣，將銀買囑官府衙門，將玉堂春屈打成招，問了死罪，送在監裡。若不是虧了一個外郎，幾時便死了。」

公子又問：「那玉堂春如今在監死了？」小伙說：「不曾。」公子說：「我要娶個小，你說可投著誰做媒？」小伙說：「我送你往王婆家去吧，他極會說媒。」公子說：「你怎知道他會說媒？」小伙說：「趙昂與皮氏都是他做牽頭。」公子說：「如今下他家裡吧。」小伙竟引到王婆家裡，叫聲：「乾娘！我送個客官在你家來，這客官要娶個小，你可與他說媒。」王婆說：「累你，我轉了錢來，謝你。」

小伙自去了。公子夜間與王婆攀話。見他能言快語，是個積年的馬泊六了。到天明，又到趙監生前後門看了一遍：與沈洪家緊壁相通，可知做事方便。回來吃了早飯，還了王婆店錢，說：「我不曾帶得財禮，到省下回來，再作商議。」公子出的門來，僱了騾子，星夜回到省城，到晚進了察院，不提。

次早，星火發牌，按臨洪同縣，各官參見過。吩咐就要審錄。王知縣回縣，叫刑房吏書，即將文卷審冊，連夜開寫停當，明日送審不提。

卻說劉志仁與玉姐寫了一張冤狀，暗藏在身，到次日清晨，王知縣坐在監門首，把應解犯人點將出來。玉姐披枷帶鎖，眼淚紛紛。隨解子到了察院門首，伺候開門。巡捕官回風已畢，解審牌出。公子先喚蘇氏一起。玉姐口稱冤枉，探懷中訴狀呈上。公子抬頭見玉姐這般模樣，心中悽慘，叫聽事官接上狀來。公子看了一遍，問說：「你從小嫁沈洪，可還接了幾年客？」玉姐說：「爺爺！我從小接著一個公子，他是南京禮部尚書三舍人。」公子怕他說了丑處，喝聲：「住了，我今只問你謀殺人命事，不消多講。」玉姐說：「爺爺！若殺人的事，只問皮氏便知。」公子叫皮氏問了一遍。玉姐又說了一遍。公子吩咐劉推官道：「聞知你公正廉能，不肯玩法徇私，我來到任，尚未出巡，先到洪同縣訪得這皮氏藥死親夫，累蘇氏受屈，你與我把這事情用心問斷。」說罷，公子退堂。

劉推官回衙，升堂，就叫：「蘇氏，你謀殺親夫，是何意故？」玉姐說：「冤屈！分明是皮氏串通王婆，和趙監生合計毒死男子，縣官要錢，逼勒成招。今日小婦拼死訴冤，望青天爺爺作主。」劉爺叫皂隸把皮氏彩上來。問：「你與趙昂姦情可真麼？」皮氏抵賴沒有。劉爺即時拿趙昂和王婆到來面對。

用了一番刑法，都不肯招。劉爺又叫小段名：「你送面與家主吃，必然知情！」喝教夾起。小段名說：「爺爺，我說吧！那日的面，是俺娘親手盛起，叫小婦人送與爹爹吃。小婦人送到西廳，爹叫新娘同吃。新娘關著門，不肯起身，回道：『不要吃。』俺爹自家吃了，即時口鼻流血死了。」劉爺又問趙昂姦情，小段名也說了。趙昂說：「這是蘇氏買來的硬證。」劉爺沉吟了一會，把皮氏這一起分頭送監，叫一書吏過去：「這起潑皮奴才，苦不肯招。我如今要用一計，用一個大櫃，放在丹墀內，鑿幾個孔兒，你執紙筆暗藏在內，不要走漏消息。我再提來問他，不招，即把他們鎖在櫃左櫃右，看他有甚麼說話，你與我用心寫來。」劉爺吩咐已畢，書吏即辦一大櫃，放在丹墀，藏身於內。劉爺又叫皂隸，把皮氏一起提來再審。

只問：「招也不招？」趙昂、皮氏、王婆三人齊聲哀告，說：「就打死小的，那呈招？」劉爺大怒，吩咐：「你眾人各自去吃飯來，把這起奴才著實拷問。把他放在丹墀裡，連小段名四人鎖在四處。不許他交頭接耳。」皂隸把這四人鎖在櫃的四角。

眾人散盡。卻說皮氏抬起頭來，四顧無人，便罵：「小段名！小奴才！你如何亂講？今日再亂講時，到家中活敲殺你。」小段名說：「不是夾得疼，我也不說。」王婆便叫：「皮大姐，我也受這刑杖不過，等劉爺出來，說了吧。」趙昂說：「好娘，我那些虧著你，倘推出官司去，我百般孝順你，即把你做親母。」

王婆說：「我再聽你哄我。叫我圓成了，認我做親娘；許我兩石麥，還欠八升；許我一石米，都下了糠秕；緞衣兩套，止與我一條藍布裙；許我好房子，不曾得住。你幹的事，沒天理，教我只管與你熬刑受苦。」皮氏說：「老娘，這遭出去，不敢忘你恩。捱過今日不招，便沒事了。」櫃裡書吏把他說的話盡記了，寫在紙上。劉爺升堂，先叫打開櫃子。書吏跑將出來，眾人都嚇軟了。劉爺看了書吏所錄口詞，再要拷問，三人都不打自招。趙昂從頭依直寫得明白。各各畫供已完，遞至公案。劉爺看了一遍，問蘇氏：「你可從幼為娼，還是良家出身？」蘇氏將蘇准買良為賤，先遇王尚書公子，揮金三萬，後被老鴿一秤金趕逐，將奴賺賣與沈洪為妾，一路未曾同睡，備細說了。劉推官情知王公子就是本院。提筆定罪：

皮氏凌遲處死，趙昂斬罪非輕。王婆贖藥是通情，杖責段名示警。王縣貪酷罷職，追贓不恕衙門。蘇准買良為賤合充軍，一秤金三月立枷罪定。

劉爺做完申文，把皮氏一起俱已收監。次日親捧招詳送解察院。公子依擬，留劉推官後堂待茶。問：「蘇氏如何發放？」

劉推官答言：「發還原籍，擇夫另嫁。」公子屏去從人，與劉推官吐膽傾心，備述少年設誓之意，「今日煩貴府密地差人送至北京王銀匠處暫居，足感足感。」劉推官領命奉行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公子行下關文，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蘇准、一秤金依律問罪。蘇准已先故了。一秤金認得是公子，還叫：「王姐夫。」

被公子喝教重打六十，取一百斤大枷枷號。不夠半月，嗚呼哀哉！正是：

萬兩黃金難買命，一朝紅粉已成灰。

再說公子一年任滿，復命還京。見朝已過，便到王匠處問信。王匠說有金哥伏侍，在頂銀衛衙居住。公子即往頂銀衛衙，見了玉姐，二人放聲大哭。公子已知玉姐守節之美，玉姐已知王御史就是公子，彼此稱謝。公子說：「我父母娶了個劉氏夫人，甚是賢德，他也知道你的事情，決不妒忌。」當夜同飲同宿，濃如膠漆。次日，王匠、金哥都來磕頭賀喜。公子謝二人昔日之恩，吩咐：「本司院蘇准家當原是玉堂春置辦的，今蘇准夫婦已絕，將遺下家財，撥與王匠、金哥二人管業，以報其德。」上了個省親本，辭朝，和玉堂春起馬共回南京。

到了自家門首，把門人急報老爺說：「小老爺到了。」老爺聽說甚喜。公子進到廳上，排了香案，拜謝天地，拜了父母兄嫂，兩位姐夫、姐姐相見了。又引玉堂春見禮已畢。玉姐進房，見了劉氏說：「奶奶坐上，受我一拜。」劉氏說：「姐姐怎說這話？你在先，奴在後。」玉姐說：「奶奶是名門宦家之子，奴是煙花，出身微賤。」公子喜不自勝。當日正了妻妾之分，姐妹相稱，一家和氣。公子又叫：「王定，你當先在北京三番四復規諫我，乃是正理，我今與老爺說，將你做老管家。」以百金賞之。後來王景隆官至都御史，妻妾俱有子，至今子孫繁盛。有詩歎云：

鄭氏元和已著名，三官嫖院是新聞。

風流子弟知多少，夫貴妻榮有幾人？